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四十一回 開紅杜女學士及第 試氣球粉美人凌空

上章所說眾人散席之後，佩纓一面命人撤去殘宴，一面去招呼船隻，一排兒移到延秋樹北岸來。四隻船一色的彩篷都支撐好了，船中放著摺疊水果，荷蘭水、茶爐、茶杯等物。這裡姑娘們略坐一坐，吸了荷蘭水，雙瓊、韻蘭、柔仙、碧霄、珩堅、珊寶、秀蘭、湘君一班商議詩題。柔仙先說道：「若以眼前而論，自當出賞荷的即景題，但恐人預先想到，在家中已擬了一兩首，這回就不足奇了。」秀蘭道：「不知陽姑娘要出什麼題？」雙瓊道：「我也並無成見。但我想自己擬題，又怕人說我先做有弊。」湘君道：「今番的題，本來應該公議的，若用延秋樹賞荷的意，所說又恐人預先擬好。」珊寶道：「《紅樓夢》上的詩社有訪菊問菊菊夢等題，何不也用這個法子擬起來？」珩堅、素秋道：「我們現有幾個做詩，算一算再說。」雪貞道：「不過素秋、凌霄、馬利根、侍紅、玉憐、霞裳六個人，舜華、幼芳也可以做一首，共二十個人，每人一題，總要二十個題方好。若要做兩個題，須要四十個題呢。」韻蘭道：「我的意思，也不用我們擬題，寒碧的席不知散不散，就去請他們出題罷。一個題也好，各做各題也好。」碧霄、文玉大家說道：「此法極通，便去叫他們出罷。」韻蘭便叫過佩纓來，寫了一個字條兒，就叫一個小丫頭過去了。這裡二十六個人各占定坐一船，韻蘭、秀蘭、蓮因、珊寶、月仙、月紅、幼芳、玉憐坐了一隻，湘君、萱宜、柔仙、凌霄、素雯、舜華坐了一隻，碧霄、素秋、喜珍、珩堅、霞裳、雪貞坐了一隻，雙瓊、佩纓、文玉、馬利根、玉田生、幼青坐了一隻，方才占定。只見蘭生笑嘻嘻的送題目來說道：「這回是奉公差遣，你們若要罰我，我就過去。我們那邊只有秋鶴、蓮民、芝仙、知三同我五個人，這等著替你們當謄錄，其餘都到彩虹樓納涼去了。」佩纓道：「雖然不罰你，到底出的什麼題呢？」蘭生笑道：「是《紅樓夢》上的，我們五個人公擬呢。秋鶴說你們每人只許做一題，若要獻自己的才，就把這個題多做幾首也使得。」說著把一個翠玉筆筒取出來，說每一個題，一個紙拈兒，誰拈著什麼，就做什麼。佩纓笑道：「到底是什麼題？恐怕每人一個不夠。」蘭生道：「有二十八個題呢，誰來先拈？」幼青道：「我來拈。」說著就去拈了一個一看，是鴛鴦截髮。韻蘭笑道：「原來是這樣的題，可都是四個字麼？」蘭生道：「都是四字的。」湘君笑道：「倒也有趣，省得出了本事題，大家有成見了。」於是各人爭來拈了一個。素秋拈的是黛玉彈琴，蓮因是妙玉煎茶，柔仙是晴雯補裘，湘君是鴛兒打絡，珩堅是元妃歸省，文玉是玉釧嘗羹，喜珍是小紅遺帕，佩纓是齡官畫蔷，秀蘭是紫鵝奉佛，雙瓊是可卿入夢，俊官是湘雲炙鹿，雪貞是香菱鬥草，珊寶是萬兒嘗茗，燕卿是探春協政，幼芳是李紉畫荻，韻蘭是寶釵撲蝶，玉田是小鵲傳音，萱宜是彩雲偷硝。珊寶笑道：「只有補裘打絡、撲蝶煎茶等題，最好必定有和詩的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萬兒嘗茗這個茗字雙瓊倒有些古怪。」雙瓊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們下船。蘭生你去找我哥哥到彩蓮船，我們在船上做詩，誰先做好就送來，你同我哥哥兩個人謄，不許走漏消息，謄好了請韓先生看去。」湘君笑道：「不妥，謄錄的人，要到我船上來的，蘭生就到陽姑娘船上，佩纓監著他謄。芝仙到我們船上，我來監他。其餘請他們散了，等謄好了，再請閱卷罷。」韻蘭道：「也好。」就命人去請芝仙來，秋鶴等可以暫散。

一會兒芝仙來了，方大家下船，船娘蕩起槳來。韻蘭命到柳蔭之下，叢荷之中去彩新鮮蓮蓬。船娘乃放下雙槳，手中捉了一枝湘妃笛，長瘦竹筒，從彩春橋南面彎彎刺入。沿岸過了釣月台，披雲拂霧，逕入綠陰深處。但覺輕寒瑟瑟，滿身裡若綠陰。荷葉下藏著的鴛鴦，一齊衝散。湘君笑道：「有趣，竟涼到我心裡頭來了。」前邊蘭生、佩纓、雙瓊，這裡萱宜，後面雪貞、霞裳，爭折蓮蓬。韻蘭叫：「蓮子細不要再掉到池子裡去。」蓮因道：「嫩的不要折。」豈知大家已彩了一捆多，有不可吃的荷花，也彩了好多。池子中有幾對並頭蓮，又有四面蓮，韻蘭怕他孩子氣，把來折了，忙叫蘭生不用彩。豈知萱宜已折了兩枝，湘君怪他粗莽。那邊秀蘭、韻蘭、珊寶三人，手持小茶杯，在荷蓋中，收受未乾的露珠兒吃。柔仙、碧霄、凌霄、素雯做碧筒杯耍子。文玉、幼青坐在檻邊嚼杏仁兒，吐在水中喂魚。燕卿把香唾唾在水中，舜華立船頭上替船娘捉篙，不料這只船兒晃了兩晃，柔仙、萱宜大驚道：「怎麼？」舜華已嚇得把篙丟去，面孔丟色，蹲爬在船頭上。船娘看見反大笑起來，說：「叫姑娘不要玩。」湘君也把舜華申斥一頓，柔仙方才心定。看守的園丁，已取得十幾枝白藕，送到各船上。韻蘭命把新鮮蓮藕送到太太那裡去。四隻船停了一回，方從流杯亭門前，刺出來，從東岸九迴廊前，沿著柳堤向北。船娘一個蕩槳一個刺篙，過了浮玉橋，經過珊寶屋門前，從華■仙舍南面，一逕過斜橋向西。到了月潭，覺四圍煙柳，一片空明。左首是菱，右首是菱，還雜種著水芡，葉大如■。大家又要取彩菱，喜珍、素秋、凌霄、幼芳、侍紅揜起翠袖，玉田、馬利根脫去外衣，穿了一件緊身貼肉汗衫，只管在水裡撈。原來菱芡方花，一隻菱也撈不到。珩堅要彩一片芡葉，豈知恰正握著野雞頭梗，粉嫩的手，卒然一刺，就高叫阿唷起來。雪貞、霞裳等倒嚇了一跳，忙問怎麼，珩堅搖頭，把右手看著被刺的地方，已有六七處，微微的出血了。碧霄笑道：「你也不看一看，這葉上有刺，是野的種子呢。」韻蘭忙問何事。素秋笑道：「珩丫頭捉水蛇兒，被他咬了一口。」珩堅罵他捉挾，人家這樣你還取笑。碧霄笑道：「陽奶奶被茶莖刺了手。」珊寶道：「不妨，我帶來如意油在此，你把這手快快的搓，要搓得停了不出血為度，便把這油再擦上再搓便好了。」一面把如意油送過去。珩堅如法行之，果然好了。那邊雪貞、雙瓊、蘭生欲彩這芡葉，聽見珩堅刺手，也就罷了。湘君道：「這個地方，若在月夜來游，或彈琴，或吹簫，或弄琵琶，真是雅人深致呢。」芝仙道：「不難，將來八月，我們大家到這裡賞中秋。」柔仙道：「人多又不好了，只要兩人，多至三四人。如白傳之泊潯陽、東坡之泛赤壁、袁宏之泊渚頭方能入妙。」說著舟已前移逾虹影橋，向北兩岸垂楊，一溪清水，小得魚蝦之趣，平添鷗鷺之憐。秀蘭向韻蘭道：「你不知怎麼修來，得了這個大園子。就是這條水道，已足消遣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勝景無常，滄桑易變，安能保得一輩？及這個園，況且我也是倘來之物呢。」此時舟已魚貫過流霞橋，正是湘君漱■門前。但覺得一派藥草香，隨風吹來。佩纓在那裡點頭領略，又向西北過小紅橋，已近牆邊，於是命船娘緩緩蕩回。佩纓的詩已好交卷，命蘭生去謄，柔仙、舜華也交了卷。給芝仙謄。韻蘭、秀蘭也好了，送交芝仙。雙瓊、雪貞、珩堅、燕卿也好了，各人且吟且玩。一路行來，重到月潭，卻進月影橋，來向西轉東，繞入寒碧莊。命小泊一回，安排吃冰淇淋。那柔仙、雙瓊、幼芳、珩堅不敢吃冰，只吃些西瓜鮮藕。

此時眾人的詩，已陸續交齊。芝仙、蘭生那裡有玩得工夫，只管謄寫。舟又過了寒碧橋，方把二十人的詩謄好。佩纓統交韻蘭編了記號，卻並不寫出各人名字，就命侍紅登岸親去找秋鶴、知三，請他速速評，你們須在那裡等他看好了便拿過來。侍紅答應，叫一個小丫頭跟著去了。這裡眾人舟過彩春橋，重到荷花蕩，見一片斜陽，奄奄欲墜，照著荷花，比早晨的光景，又有一般。家人又喝了一回茶，方才登岸。珩堅道：「我們就在露台上坐罷。」佩纓命把布遮陽，一律撤去，小丫子送上新荷花露來。彼此喝著，看船娘彩荷花，縛了幾捆，拿到岸上。韻蘭命人分送到各家去。

芝仙看柔仙吹了一回篋篋，雙瓊、蘭生、雪貞到流杯亭，做了竹葉船，在水裡放，又把蒲扇扇著，把這船慢慢的浮到中央去。玉田生在簷下，拿了一柄扇，在那裡舞，命了一個丫頭，叫小雲的，執著細腰鼓跪著擊，卻不知道節奏。玉田生倒出了一身汗。碧霄替他擦背，燕卿在欄杆旁邊，央馬利根開時辰表，看見素雯來了，便走到文玉那邊去吃藕。素雯冷笑道：「仔細污了你千金小姐的清白。」燕卿卻不曾聽得，珊寶偏聽得了，笑了一笑，向韻蘭、秀蘭遞眼色。秀蘭低低說道：「他們向來沒心病，為什麼近日來大家見了面，總有些不願意的樣子？」韻蘭道：「聽見霽月說為一個客人起見，我也不明白這個緣故。」一回靜安寺帶信來催霞裳同蘭生回去。佩纓不能再留，包著許多鮮藕荷花送他。蘭生便同霞裳出了九迴廊，韻蘭、雙瓊、佩纓、舜華、玉憐、幼芳送到花聆門，說回去替我們請安，請二位太太到這裡來游湖。二人答應著，坐著馬車去了。

韻蘭重到延秋樹，只見秋鶴、蓮民都在那把定的詩評論。眾姊妹團團的擁在一處，雪貞正在那裡朗聲高誦。秋鶴笑道：「各詩都有好處，我也不是排著次第，誰是第一，誰是結末。不過玉田、文玉、幼芳、舜華幾位姑娘，究竟是初學，稍遜一等。珊寶這首刻畫極工，但我題也不好，題目出得過於纖巧。珊寶又描寫得不堪，所以屈在第六。若論工切，就置在第一，也不枉呢。」時雙

瓊、佩纒、紉芳、舜華已擠了進去，要看評論的次第，已開了一張名字。紉芳笑道：「我同舜姊姊是婢學，夫人如何？玉田姑娘反殿榜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這個主司，究竟公不公平？你們的佳作，也讓我來拜讀，將來好認同年。」碧霄道：「你考了第一，做了殿撰公了。」說著便把單子給韻蘭，便在那邊一張圓桌上開看。此時已是一首一首排了次第，自己果然列在第一。珊寶笑道：「韻丫頭與秋鶴是極好的，恐怕有關節。」文玉笑道：「你的第六，也未必見得不用情。」珊寶笑道：「他與湘丫頭、秀丫頭、佩姑娘，並淡交情，為什麼湘丫頭在第二？秀丫頭在第三？佩纒在第四呢？」湘君笑道：「你們聽珊丫頭，竟將秋鶴稱起來，他是誰？誰是他？怪道那天洗澡，你叫他。」湘君尚未說完，急得珊寶連忙過來擰嘴，湘君笑著走了開來。韻蘭道：「罷，罷，你們詩不看，混吶什麼？奶奶小姐們，都在這裡，雖是熱不拘禮，到底也要放些規矩。」芝仙笑道：「你們不用混嚷，大家聽著我來做讀卷罷。」佩纒道：「很好，你就讀。」芝仙便先把第一首讀起來：

寶釵撲蝶 幽貞館主館蘇 瓊韻蘭

纖纖蓮步躡芳菲，無限深謀入化機。人語紗窗聞約略，鉏聲香徑戛依稀。彩香宛轉防閒苦，兜扇娉婷氣力微。不許瀟湘癡夢穩，是他有意妒雙飛。

柔仙笑道：「又切本題，又切寶釵妒忌羶腳的本旨。雙意夾寫，並不偏鋒，宜其冠冕群芳了。」湘君又笑道：「這首詩真能寫出寶釵心事，是自又傳之作。」芝仙又看第二首念云：

鶯兒打絡 漱藥■謝 瓊湘君

籠絡何如打絡同，故教慧婢悅怡紅。郎心眷眷鉤排密，依意重重結綰工。苦獻慇懃歸約束，暗憑機巧寓圓通。情絲就聯縛金玉，要算鶯兒第一功。

韻蘭笑道：「夾寫雙關，勝我十倍，使君於此不凡。」秋鶴道：「本應置在第一，我嫌他句句不脫雙關，過於縝密貼切了。你想考試卷子，能將第一個字，圈到著末一個字麼？所以叫他做了一個榜眼，第一是氣象純正，元度超超，這是結構謹嚴，刻意求工。其實是不相上下呢。」芝仙又讀第三首，見題目是：

紫鵲奉佛 寒碧莊陳 敏秀蘭

空閨人去冷鸚哥，往事思量淚欲波。主婢情緣難解脫，人天因果易蹉跎。綺羅叢裡年華速，姊妹群中閨礙多。好把收場先計較，願參樣悅禮維摩。

湘君歎息道：「深情宛轉，曲曲傳來，真覺一字一淚。」月仙、燕脚道：「紫鵲真是黛玉姑娘的忠臣，得了這首詩也可以無憾了。」又看第四首是：

齡官畫蓄 葉佩纒

樹樹天桃各自紅，花枝無力倚東風。生成薄命天難問，寫遍相思字不工。密意重重難寄柬，癡情咄咄慣書空。笑他局外關心甚，一樣淋漓兩點中。

柔仙道：「是畫蓄是寫眠，都不知道？佩纒妹妹學詩不過半年，已有這等佳作，真是後來居上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們莫一味贊他，他不過一知半解，偶然得意，若說他好，他要出狂樣兒來了。況且秋鶴不過評詩的優劣，並不算排的次序，況且多少奶奶小姐們，錦心繡口，難道做不過他？反屈在下頭麼？」珩堅、素貞、蓮因笑道：「詩果然好，不愧幽貞館的美侍。」芝仙又看第五首是：

晴雯補裘 桐華院冷海棠柔仙

玉人扶病態惺忪，燈下支持力尚慵。最恨奸讒工組織，故留缺陷待彌縫。鴛針完密交千縷，雀線辛勤理幾重。他日袒衣相贈處，要郎著意肯憐憫。

蓮因、碧霄道：「這首詩實在貼切。」素秋道：「題目也好，宜乎有此題面。題意夾寫夾喻的句子。」文玉道：「我最愛他，故留缺陷待彌縫這一句。不知是說補裘，還是說補恨，論起來他的冤屈，也算至極。看他被王夫人攆出一節，及寶玉出去望他的一段，這等傷心不明的撞天屈，誰不要出淚。」燕脚笑道：「你可記得上年，仲蔚在我那裡唱的一支開篇麼？把看過石頭記的，都引哭了。」說著芝仙已把珊寶這首詩看過，道：「■兒賞茗。」玉田芻芳生道：「■兒大約就是萬兒，但並設賞茗的典故。」雪貞笑道：「那一天在寧國府，在花廳上同陪茗。」喜珍不等說完連忙喝道：「好個千金小姐，偏是你記得這些臊不臊？」雪貞連忙住口，玉田等方才知道，就是被寶玉聽見進去嚇散的一節，因笑道：「秋鶴也大胡鬧了，幸虧這個題，是珊寶姑娘得了，若被奶奶們得了，還能落筆麼？小姐是更不用說了。」芝仙笑道：「不用聚訟了，看珊寶先生的佳作罷。」眾人看云：

■兒賞茗 延秋樹謝 絮珊寶

竟將歡喜野禪參，飲到瓊漿興半酣。渴吻消除初挹潤，春心灌注暗回甘。茶經巧把銀針補，仙窟羞將玉液含。贈錦應符蘭夢好，茗香滋味劇■單■單。

佩纒看了笑得了不得，碧霄笑道：「珊丫頭真要死了，做這等詩出來。」珊寶道：「這個題促狹，叫人怎樣呢？」碧霄道：「好好，佩服之至，孔子腹一，還要選到三百篇裡去呢。」芝仙看第七首是：

黛玉彈琴 虛白室洪繡鸞素秋

一曲思親怨慕深，廣陵回首淚沾襟。神仙有淚酬同調，木石何緣遇賞音。花眷已成流水感，金山難寫絳珠心。三終奏罷情無限，筱竹蕭蕭靜綠陰。

珊寶道：「清麗芊綿，真是吐滂沛乎，寸心含綿，渺於尺素，羶兒心事一齊寫出來了。」韻蘭道：「心事一聊，流麗之極，非鈍根人所能學到。一起從思親著想，廣陵回首淚沾襟。實是至理說。」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。眾人知道，韻蘭想著自己前時的遭際，遂把別的話，岔了開來。芝仙道：「你們看碧姑娘的詩好呢。」眾人看時，但見寫著：

三姐試劍 彩虹樓馮雲碧霄

劍贈雌鴛作蹇修，誰知決裂了恩仇。生前忍把情絲斬，死後還將熱血酬。割愛因緣成蝶夢，傷心眷屬誤鸞儔。百年也要成長別，莫惜傾城命不猶。

只見桐華院，差小丫頭子來說，奶奶請柔姑娘回去，有新來客人在那裡等呢。柔仙紅著臉罵道：「小蹄子我死了，也要見客麼？」小丫頭著了急道：「奶奶叫我來找，又不是我白跑了來，平白罵我。」珊寶笑道：「你不用著急，姑娘也是無心，值得筋暴凸得筒管樣粗！」因勸柔仙道：「你不便愜氣，逆了他的意思，還是你自吃苦，聽他排落教訓。」蓮民道：「我來陪你去。」柔仙道：「罷了，小祖宗你請自在罷，他見了你要說你占著了我絕他們的新客了。」秀蘭道：「我們園裡這幾個姊妹，現在大家有幾個錢，做了住家，應該可以杜門謝客了。何以他們還要交接新客？真是坑死了人。」雪貞道：「你們現在還有幾個人見新客人？」喜珍道：「我同伯琴說，不過素雯、柔仙兩位姑娘，林姑娘還見新客，其餘都是住宅了。」文玉笑道：「奶奶不知道麼？現在林姑娘也不見客了，是六月初一起的。本來我們這些人，與外邊的不同，既要與奶奶們來往，連熟客都不見才是。」碧霄道：「這倒不能，若沒熟客走動，一個月叫他化一二百兩銀子，恐怕飯也沒得吃，屋也沒得住了。不過至熟知道性情的，總要請他們照拂照拂。」韻蘭道：「你們若肯定一個例，每人只許兩個三個客人往來，我把每月的房金，通讓給不取，只要原定價值，每月交付兩成與我為修理的費。」燕脚道：「我還可以挑選，只怕柔兒不能。」素雯冷笑道：「我是沒錢的窮人，做一天和尚要念一天經。生的命苦，又沒優人照應，不得自在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向柔仙道：「我同你一處走罷，實在熱得受不了了。」說著喚了俊官，挽著柔仙走了。凌霄道：「我也同你們回去。」雙瓊、佩纒說道：「蓮羹煮好了，吃些再去。」三人道：「不用了。」眾人也不留他，任他去了。

碧霄道：「素雯為什麼不肯隨和，只顧尋事？」珊寶不作一聲，韻蘭鼻子裡哼著，歎了一口氣。秀蘭半笑不笑的說道：「姊妹多了，總有這些口舌。」湘君道：「我想起來何苦，到後來都是空的。」幼青道：「現在韻香館，很有幾個好客人呢。到底燕卿姊妹這麼把他的姓葉的客人……」幼青尚未說完，他的新來的侍婢孟雲綉連忙擋住笑道：「姑娘又要多嘴了，這件事我們也並沒曉得清楚。」燕卿道：「他本來是說的我，他自己也不想想，天下乃天下之天下，姓葉的我也並非自己去拉他來的，他自願到這裡，他不服我氣，我總有一天壞了他。他說我認得優伶，他在馬車裡同馬夫……」韻蘭、文玉連忙遞眼色，道：「燕丫頭瘋麼，也是同他們一般見識？」佩纓道：「詩不看，爭這些閒氣。」芝仙道：「通不必說了，你們看元妃歸省的詩罷，是誰的？」眾人看道：

元妃歸省 環翠樓顧貞珩

承恩歸省紀元宵，雲擁鸞輿出絳霄。夾道香煙通禁御，來儀仙樂合鈞韶。吟據鳳藻宮銜稱，路轉蜂橋畫槳搖。樂敘天倫爭頃刻，樓頭著意數更譙。

玉田生道：「冠冕堂皇，稱題雅切。」喜珍笑道：「珩妹妹的詩，陽姊妹還問是誰的，吾問你這首到底好不好？」芝仙也笑了，又看下一首是：

玉釧試羹 棠眠小筑范文玉

相思曲曲久親嘗，難覓仙家續命湯。儂意肯忘蓮子苦，郎情枉比藕絲長。應嫌滋味心腸薄，好賺胭脂口角香。姊妹本來同氣息，一經回首黯然傷。

芝仙道：「刻畫工細，真寫得出玉釧、寶玉心事。」蓮因道：「金釧之死，其過不在寶玉，玉釧也錯怪了。」秀蘭道：「都是王夫人這個糊塗東西。」韻蘭道：「王夫人本來最是徇私不明，喜聽讒言的人。但是不明白倒也罷了。最可惡的，要做明白人管閒事。所以一怒而金釧死，再怒而晴雯攆以襲人。熙鳳的奸，反算他是好人。所以後人說他無後，倒是確論。」舜華道：「賈珠雖死，蘭哥總算是他的孫，寶玉總算是他的子。」韻蘭道：「賈珠死而寶玉僧，便算無後，至於蘭哥兒，還算是李紈的積德，與王夫人不相干涉呢。」只聽芝仙又念第十一首道：

小紅遺帕 西湖彩菱仙侶吳文玉喜珍

文玉笑道：「莊奶奶的閨名，原來與吾的小字同的，吾多多得罪了。」喜珍道：「這有什麼，我家母親的名字，也叫佩纓，這麼說起來，佩姑娘我倒要叫他母親呢。」說得眾人皆笑了。佩纓紅著臉，又不好嫌，又不便駁，只聽芝仙念道：

狼藉啼紅暗斷腸，小姑居處尚無郎。枉拋深意常揮淚，難檢閒愁懶理妝。靦面逢人休覽袂，關心思我莫褻裳。東風誰誘懷春女，感悅詩吟第幾章。

可卿入夢曼殊女史陽 鈺雙瓊

天然樓閣幻華嚴，修到神仙不避嫌。雅制新裁鶯隊協，情根早種蝶魂黏。芳菲榮悴機先露，雲雨迷離美亦兼。何事夢中傳小字，教人悶損戚眉尖。

珊寶道：「可卿入夢有兩個意思。一是寶玉聽《紅樓夢》曲子這回，一是托夢，托夢給鳳姐說三春去後。」這回雙瓊道：「我也這麼想。若兩項意思，並做倒也難了，我僅不過把芳菲榮悴四字，略帶三春去後的意思。其餘都說的是前邊的。」說著只聽蓮民約秋鶴到桐華院去。韻蘭道：「秋鶴留著，我還有差遣呢，你先去罷。」蓮民道：「秋鶴又不是你家生子兒，你要差他。」說著賭氣去了。韻蘭有意無意的說道：「你賭氣給柔仙看去！」秋鶴不好意思要走，韻蘭回頭把秋鶴望了一望，秋鶴只得立定，先同侍紅搭訕著，然後走過來，韻蘭道：「你要去就去。」秋鶴笑道：「我那裡本不高興去，妹妹不知有什麼事？」韻蘭正在喝荷花露，手中拿了一個雞缸杯，湊在口上想了一想，方說道：「不知你誠心不誠心？」秋鶴道：「盡管吩咐！」說著面上紅了一紅，韻蘭停了一回，似笑非笑的說道：「罷罷，新人德軒我同你說的，你且去安排了，我回來再同你說。」秋鶴赧赧的去了，眾人知道韻蘭待秋鶴的深意，也不便說笑他。這裡芝仙又念第十三首詩道：

香菱鬥草 綠麼女史莊壽雪貞

十分春色屬誰家，結伴同來興更嘉。名色新奇邀賞識，品評優劣鬥繁華。並頭合號夫妻蕙，同輩爭稱姊妹花。最是羞人齊笑我，宜男兩字向儂誇。

眾人笑道：「尋常典故，經莊姑娘香口說出來，便成名句。」芝仙道：「你們不用多嘴，我來把這幾首詩，一齊念出來。時候也不早了，恐怕也有人要同去洗澡呢。」碧霄笑道：「你只管念給我們聽，也不用多說了。」芝仙因朗朗高誦，眾人也看著道：

妙玉煎茶 惜館春館金環蓮因

紅塵檻外靜無華，女伴相逢共鬥茶。兩腋清風生玉茗，一杯香雪賦梅花。塵談合許留釵黛，牛飲何能辨齒牙。識得個中情味好，雲英漿好不許誇。

鴛鴦載髮 綠芭蕉館金綺幼青

掃卻情絲氣便伸，從無煩惱累終身。美人拼捨雙鬟綠，措大空思兩鬢新。幾擬曹妻能寧志，莫疑陶母肯留賓。鴛鴦竟作孤飛鳥，寄語蕭郎莫問津。

探春協政 鬧紅樹林玉雙燕卿

治家經濟阿母該，異議能排怨府開。不濬淵源非善策，須知閨閣有真才。

雪貞擊掌笑道：「真是名句，秋鶴也是糊塗，為什麼列到第十六來？」幼芳道：「你不聽見麼，秋鶴本來說各有好處，並非排列次序的。」湘君笑道：「這首若是知三定了必是第一。」芝仙道：「同你們說不用多嘴，又要說了。」因念道：

精神常貫無窮慮，竹木均儲有用材。芝草醴泉根本薄，但憑方寸自栽培。

彩雲偷竊 雙鴛樹白秀芬萱宜

偷將微物送新歡，漏泄春光瞻自寒。竅藥姬娥空嫁羿，盜香賈女只窺韓。鍾情私向三郎溯，引過全憑寶玉瞞。狡獪心腸非得已，同儕清議不能寬。

李紈畫獲 史月仙

柏舟苦節誓將雛，畫獲編成教子圖。十載淒涼心化石，一燈辛苦手披蒲。萱幃月冷愁賢母，桂窟香濃顯藐孤。繼起蘭兒能述志，天恩祖德慰泉途。

湘雲炙鹿 施俊官

翠袖爭擰醉濁醪，蘆亭韻事集同曹。清才對雪高吟縱，雅興圍爐大嚼豪。倘有閒情還枕石，更無妙手許操刀。腥香一室春溫滿，絕勝並烹太尉羔。

小鵲傳音 東瀛玉田生

玉女傳言一例觀，者番莫怪太無端。往來未許佳音報，疑似難將密語瞞。最是關心同法秀，何當饒舌學豐千。怡仁畢竟能兼愛，青鳥終難冷眼看。

芝仙道：「都是好詩。不過小鵲傳音，這首稍嫌刻畫，若筆下流麗些更好，然也難為他了。」於是大家又評論一番。有個說「蓮因一杯香雪試梅花句，逋峭句有的說幼青，措大空思兩鬢新輕清的。」珊寶道：「我最愛不濬淵源非善策四句，不但是名句，而且至理精當，可以作治家格言讀的。」蓮因道：「萱宜的韓字韻，究嫌纖巧。」佩纓道：「他的意思，面面都到了。」素秋笑道：「你們大家是詩翁，我要退避三舍了。況且時候將晚，玩了一天也夠了。」說著便同喜珍，帶著碧霄、雪貞回去。眾人也次第回去。佩纓督著收拾延秋樹東西畢，方得回去。韻蘭因蓮民賭氣去了，怕他存心，遂同湘君、蓮因等，一起到桐華院去找他。只聽

柔仙的假母，在屋子裡打鴨驚雞的罵人。蓮民卻不在那裡，韻蘭無心到柔仙處，只將馬氏說了幾聲。湘君等都回了，韻蘭一個人回來，卻在寒碧莊外，遇著了蓮民。韻蘭先帶著笑，問他從那裡來，又說剛才的言語不要存心。蓮民笑道：「我剛才是有心忤姑娘呢。姑娘這個人，我要存心，就該死了。」忽聽秀蘭在隔壁叫道：「韻丫頭還沒回麼？可要進來不進來？」韻蘭道：「不進來了。」說著便攜了蓮民的手回來，到斜橋分路，蓮民自回彩蓬船，韻蘭道：「聽得秋鶴說，你們那裡西瓜不好，今兒我打發人送好的來。」說畢就進華■山捨去了。原來這幾日天熱，韻蘭住在下邊西式房間裡。韻蘭先去新德軒洗了澡，到望月台，獨自乘了一回涼，方命秋鶴回去不提。

光陰易過，這年是七月初三立秋，天氣新涼，初七日為雙瓊生日，聞凌霄也是這日生誕，初九日又是珩堅生日，大家公議家宴私祝，素秋為首，知照各人，就在彩虹樓，備了宴席，先請珩堅、雙瓊、凌霄來，通在初七這日預祝。是日眾人都到，惟韻蘭、佩縵不來，碧霄性急，忙差了幾個人，到幽貞館去，回來說道：「姑說請奶奶姑娘們先坐，他同佩姑娘立刻就來了。」凌霄道：「那裡有客人麼？」一個老媽子道：「並沒客人。」素秋道：「既沒客人，為什麼不早來呢？」碧霄道：「柔兒你替我去，不論他有事沒事，便拉了來。」柔兒去了一回，方與韻蘭、佩縵、霽月一起到來。佩縵、霽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。大家立起來道：「你們這兩位太太好身分，我們倒伺候半天了。」韻蘭、佩縵、霽月先向吳太太請了，向眾人告了罪，眾人又要罰他來遲之罪。柔兒笑道：「不能怪他們呢，今兒佩縵、霽月兩位姊姊也是生日，韻姑娘替他齋了神，才來呢。」眾人方各恍然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等到失禮，韻蘭也不給一個信，現在我們這裡，添了一分福禮罷。」於是大家又湊起福分來，招個一班小戲子做戲。佩縵、霽月先同珩堅、雙瓊、凌霄磕頭，三人連忙還禮起來，也同佩縵、霽月讓眾人方才要到壽筵前拜祝。珩堅跳起身來說道：「我們幾個因是熟人所以敢擾動你的，這麼鬧起壽來，我們就走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我們就不拜了。」於是大家列著次序坐了，正中一席是兩位太太程夫人、顧夫人，素秋、雪貞、碧霄、幼青、舜華陪著。左首一席，是珩堅、雙瓊各位。韻蘭、秀蘭、燕卿、蓮因、萱宜陪著右首一席。客位是凌霄、佩縵、霽月三人，柔仙、湘君、珊寶、紉芳、蘭生陪著。其餘姊妹均有事未到，僅湊了份子來。秋鶴趕緊在花神祠監工，看他加染油漆也不來，蓮民在祠中捏像也不來。眾人坐了席，戲台上粉墨登場起來。這班優伶，是新來的江西班，伎巧卻甚平常。柔仙、凌霄有小半認得的。三個席上點了幾句，演得不住。程夫人笑道：「聽得柔仙演得好戲，今日凌丫頭是壽星，不好屈他的。壽丫頭可以清申一句我們看看。」凌霄笑道：「我本來蒙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賞臉，要孝敬一齣，恐怕班中見怪，說我同他比較優劣，所以不敢響，今太太既出吩咐我同柔姊妹合演一齣如何？」顧夫人、珩堅、素秋大家說：「這麼更好。」程夫人便命蘭生點戲。蘭生笑道：「他兩個人演的驚變埋玉最好的沒看見珩堅。」素秋把蘭生看了一眼，顧夫人道：「我也聽得說，這兩齣戲最好的，沒看見過，三位就申這兩齣罷。」

珩堅笑道：「這是唐明皇長生殿的故事，楊貴妃同明皇幸蜀到馬嵬坡佛堂裡頭。」顧夫人不等說完就道：「這兩人是多情的，聽見說他兩人半夜裡還送什麼牽牛果子呢，快演罷。」說得眾人皆笑了。珩堅意思要想阻他，說不吉利的戲不做罷，這回子見太太高興，反不便說了。柔仙、凌霄只得結束登場，柔仙扮點旦做楊妃，凌霄扮的是小丑做高力士。場上奏起樂來，果然做，做到埋玉一齣，後來做得十分淒慘，大家下起淚來。程夫人道：「可惜沒得曲文。」韻蘭道：「太太要看？柔仙有一個底稿在此，請太太去看。」說著送到門前。程顧二太太並坐了，聽貼旦柔仙唱道：「罪孽深重，望我佛度脫咱。」丑接說道：「顧娘娘好處生天。」貼笑道：「高力士。」丑跪了說：「娘娘有甚話說？」貼道：「陛下春秋已高，我死之後，只有你是舊人，能體貼聖意，須要小心服侍，更為我轉奏聖上，切勿以我為念。」丑哭道：「奴婢曉得。」貼哭著把身邊的一個小盒同一枝金釵取出來，交與丑道：「高力士，我還只有一言，這金釵一付，鈿盒一枚，是皇上定情時所賜，你可與我繳呈皇上，以表我意，不可遺失。」丑哭道：「娘娘奴婢都記得。」貼又唱道：「斷煞說不了恨如麻，內戲房高叫道：『楊妃既奉旨賜死，何得遲延，稽留聖駕。』」貼哭道：「陳元禮，陳元禮，我與你有甚冤仇？你兵威不向逆寇，加向裙釵暴加，威風更大。」裡邊又叫起來。丑跪奏道：「阿呀，不好了！軍士們擁進來了！」貼大哭起來歎道：「嘍罷罷，這一顆梨樹，是我楊玉環結果之處了。呵嚇萬歲，在妾叨謝聖恩，我一命便死在黃泉下，一靈兒只傍著黃旗下！」唱畢便把羅巾自縊了地下。看的人無不掩面而泣。

一回演完了下台，凌霄又去飲了一回酒，柔仙也去謝兩位太太。程夫人攜著柔仙的手笑道：「好孩子，難為你做得這等好，倒引得我們淌了多少淚。我沒得送你，現有繡帕一方，是你雙妹新做的，我今日才用，又一只碧玉鐲，是芝軒在日本帶來，不可多得的，一起送你罷。」柔仙知程夫人見愛，只得告謝受了。程夫人又送了凌霄一件粉紅碧霞墜，是有名的獼猴腦。柔仙看帕上繡的是秋海棠花，有一句詩云海棠花髮斷腸紅，柔仙心中，自是納悶，也不好多言，收好了仍舊歸坐。蘭生也歡喜得很，與他親熱了一回，不知說些什麼。是日到了夜深方才席散，兩位太太都喝醉了，唱起曲子來。珩堅只得設法支使回家。一宿不題。

初八日珩堅等大家到彩虹樓筵席，外客不過馬利根、玉田生、謝珊寶、秀蘭、素雯五個人，散席及早。碧霄要玩馬利根的氣球。珊寶笑道：「罷了，可記上月玩了一回，幾乎不能下來。」玉田道：「只是馬姑娘、雙姑娘都不在球上，這回子須叫他一同去方妥。」馬利根遂叫人把氣球取來，在空地上同雙瓊兩個人理了好一回，方把機器釘管線索都配齊了，抽了壓一氣筒。下邊的坐盤，也收拾好了，風雨寒暑時辰表，一律齊備，說道：「你們幾個人去？」蘭生、佩縵、珩堅、珊寶、素雯都要去，連碧霄、凌霄、素秋共是十個人，次第登球。這裡馬姑娘司經緯天度，雙瓊司機器指南針。把幾筒一拽，只見這球先脹大起來，然後漸漸升起，機座也升起了。下邊看的有回去的，有在那裡看的，升到三十餘丈，這球漸漸的小了，向橫路行去。此時園內外的人，都看見了，仰著首看望。蓮因在秀蘭那裡下棋，只聽小碧進來說道：「姑娘快來看馬姑娘又在那裡玩氣球了。」蓮因便推桿而起，走到莊外，秀蘭也跟著出來。只見這個球，向著東北方，順風而去，不一回又回來，向著西北，一路逆行，漸漸看不見了。蓮因笑道：「有趣，早知道有這個玩藝，愚兒我也該去擾他的筵席呢。」說著只見霽月笑嘻嘻的走來說道：「蓮姑娘原來在這裡，剛才他們席散了，要玩氣球，我便出來到漱藥■謝步。湘姑娘說姑姑到我們屋裡去了，我便到這裡來，謝秀姑娘呢？姑姑那裡，我算到了不來謝了。」說著便向蓮因、秀蘭福了幾福。秀蘭讓霽月到屋裡去，蓮因道：「我要去看韻蘭，你們進去罷。」說畢便向華■山舍來。只見幾個媽子在行素居門外凳上坐著打盹，乃走進錦香齋，只覺院落悄悄，花陰寂寂。原來韻蘭在房中午睡，侍紅拿著針線在錦香齋窗口簾子下做什麼，也微露倦意，好似有心事似的，停針靜想。看見蓮因，連忙起身讓座，低低笑道：「他們今日筵席也不去麼？」蓮因道：「我吃素，再去關他什麼，你姑娘呢？」侍紅向著西首洋式房裡努嘴兒，蓮因笑著搖手說：「你不用叫，我進去看他。」侍紅笑道：「門鎖上呢。」蓮因走過去輕輕推了一推，卻是韻蘭忘記鎖的，就輕輕的進去，把門仍舊掩上，侍紅去安排茶水。蓮因看韻蘭一個人，穿著一件元色半新舊的鐵羅閃金紗衫，下身繫著單羅散管褲，睡在一張洋鋼絲榻上。外邊珠羅紗帳，一望通明，一隻褲管褪到後股，露出粉嫩的膀子，向著裡面，牀橫放著一只外國白磁盆，幾方白紗巾，橫晾在架上。牀前一架藤器，不知何用。牀裡閣几上，有兩副冊頁。因輕輕隨手取一副來一看，上寫著「溫柔滋味」四字。蓮因不覺心中突突的跳起來。冊上何事，請閣下回。